



# 重走费孝通之路，探寻大瑶山蝶变之道

行走大瑶山，处处可见费孝通留下的足迹，感受到大瑶山人民对他的挂念。

80多年前，年仅25岁的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来到这里，开启最初的社会调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心系瑶山的费孝通先后于1978年、1981年、1982年、1988年四次重访故地，为大瑶山的建设出谋划策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神秘大瑶山发生了什么样的沧桑蝶变？



▲1935年费孝通(左一)在大瑶山与当地群众合影。  
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 
▲大瑶山的公路。  
本报记者陆波岸摄  
▼六巷乡大岭村的民宿度假区。  
本报记者向志强摄



单。店里的土特产都有着精美包装和商标，“二妹的茶”包装盒上的瑶族小女孩就是她4岁的可爱女儿汪笑羽。

作为金秀县“党旗领航 电商扶贫”的代言人，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的汪云贵通过电商平台将大米、红薯、红糯米等各种土特产卖出了大山，并计划在南宁开一个旗舰店。去年，她承办了六段瑶寨的阿咕节，吸引了上千游客。她还和村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开设了公众号，利用社交媒体推介六段瑶寨。

行走在河流穿城而过、红花绿植环绕的金秀县城，瑶浴、瑶医、瑶山特产、旅行社等店铺随处可见。在瑶医瑶药一条街，上百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药铺一字摆开，醒目的招牌都以店主的名字命名。而在距离县城不远、占地50亩的金秀大瑶山中草药育苗基地内，上百万株各类中草药苗正在现代化的大棚内茁壮成长。

基地负责人介绍，项目聘请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全程指导，实施育苗、供苗、栽培、肥料、防治、收割交货“七统一”，实现规模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发展。“可以减少对野生药材的采挖，促进大瑶山的可持续发展。”

## “山里”与“山外”的交融

站在自家三层高的楼房前，瑶族妇女赵秀莲一边端着碗吃饭，一边述说着读大学的小女儿不听话的“烦恼”，语气中却难掩自豪与满足。

2005年，为方便小孩读书，赵秀莲一家搬到了这个位于桐木镇郊的地方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，一些大瑶山里的群众就陆续搬到桐木，在务工的同时也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。起初他们只能租住镇里人的老旧房子，经过多年拼搏，很多人都盖起了楼房。

在大瑶山有一种说法，费孝通对金秀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推动行政区划调整，将原属象州县的桐木、鹿寨县的头排两个重镇划归金秀管辖。

1952年，广西成立了大瑶山瑶族自治县(县级)，后改称大瑶山瑶族自治县，其县城范围主要就是大瑶山地区。1981年，费孝通参加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三上金秀大瑶山，关注到这一“按山脚划界”的县域划分方式带来的问题，“没有强调山区和平地的经济交流，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集散地点划在界外，加上山区公路建设困难，自治地方得不到发展经济的具体条件，反而受到县界的束缚，有点像画地为牢”。

费孝通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，最终促使金秀行政区划得以调整。两个平原乡镇的划入，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瑶山粮食匮乏、贸易市场落后等重要问题，也进一步打开了大瑶山的大门。杉木、中草药、八角等各种“山货”得以顺畅地运到平原集市，越来越多的瑶山群众也走出大山开辟新天地。

从进厂打工到田间剪果，平原地区活跃的经济为瑶山群众提供了广阔的就业门路。桐木镇镇长李远福介绍，现在，仅在桐木镇务工或生活的瑶山群众就有上千人，有的村整村搬到这里，有的街道就以他们瑶山老家的地名命名。

去年以来，500多名当地贫困群众陆续搬进了桐木镇一个名叫“幸福里”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，其中一半左右来自大瑶山区。和早期自发搬迁的群众不一样，这些来自瑶山的贫困户只需每人自筹2500元即可入住新房，还可享受到完善的就业服务。

贫困户黄志能的老家距离乡政府所在地有10多公里，以前小孩走路上学要走1个小时。搬到“幸福里”之后，黄志能能给砂糖桶装车，每天收入100多元，女儿则在小区楼下的“扶贫车间”当了文员，孩子出生后，在广东打工的女婿也回来了，准备报考公务员。

开放大瑶山群众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68岁的黄志能仍然记得自己上世纪60年代上初中的情景，“那时瑶族人们都不愿意让孩子出去上学，政府为了鼓励我们上学，不仅伙食、衣服、文具、书等费用全免，每个月每个人还发3块钱零用钱”，而现在，“瑶人比汉人还重视教育”。近年来，为寻求更好教育条件，从大瑶山到山外乡镇和县城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。

从用半片竹管相连引来山泉到早出晚归带着食物在山里劳作，从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到瑶族干部快速成长，在费孝通历次考察著述中，瑶族人淳朴热情、吃苦耐劳的性格得到充分体现。村民家门口摆糖架，劳作归来先换鞋，60岁的老人家用微信语音对歌成乡村潮流，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……如今的大瑶山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。

行走大瑶山，处处可见费老留下的足迹，感受到大瑶山人民对费老的挂念。在肖茂兴看来，费老“最伟大的地方”在于，在大瑶山痛失爱妻、遭受沉重打击后，并未因此改变对瑶山的看法。在事故发生次年，费孝通就在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编后记中声明，“瑶山并不都是陷阱，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”。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！”此后更是一心心系大瑶山，为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“这就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爱吧！”肖茂兴说。

的水泥路已经解决了大问题。从六巷驱车前往另一个乡镇桐木，有20多公里的公路在山间弯弯曲曲，不少路段旁便是落差超百米的悬崖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当地人经过长达17年的拼搏，才在绝壁上开辟出了这条道路，按数字标记的三块石碑印刻着当年修路的艰辛。

对于交通的变化，王桑村村民蓝媛珍感受深切。这些年来，蓝媛珍家的运输工具不断更新。“最早我们出去赶集、做工都是挑担步行，后来改用马驮，2008年以后公路出行方便了就把马卖了，用上了汽车。”蓝媛珍说。

现在，从王桑到百丈乡的车程一小时，到六巷乡的车程也缩短到半个小时。

六巷乡党委书记金海说，以前，六巷是全县最闭塞最落后的乡镇，外出只有一条四级公路，现在全乡48个村90%实现了道路硬化，今年开通的梧柳高速在六巷有一个出口，另一条三级公路也将开通，六巷就可以实现交通“外联通、内循环”。

交通的便利、扶贫力度的加大，也促进了瑶山特色产业的发展，让瑶山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长岭乡屯西村与二级公路通过一段两公里的水泥路相连。“没修路之前，我们村的木材要马驮人扛，每100斤木材就要5块钱的运费，现在在公路直接通到家门口，生姜、杉木等价格高了不少。”村民赵德龙说。现在他家里有两辆汽车，货车拉货，轿车出行。

记者在瑶山走访路上，时常会看到靠在路边的小轿车或货车，汽车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前往田间地头劳作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。

近年来，金秀县投资10多亿元建设了1000多个扶贫路项目，4万多群众从中受益。目前，全县77个行政村已全部通硬化路，全县513个20户以上的自然村屯均通砂石以上等级路。“在精准扶贫之前，这种基础设施修建力度是想都不敢想的。”金秀县委书记韦德斌说。

## 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的“五朵金花”

“我瑶门头，四十二家，大大小小，对天讲过，村旁四方，(划)做众山，种木护村，做善积福……”在费孝通曾经到过的门头瑶寨，寨门旁几块布满青苔的石头上刻着各个时期的“村规民约”。这是瑶族的石牌制度。

在金秀县城的瑶族博物馆里，陈列着一块特殊的石牌。1951年8月，为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，大瑶山5个瑶族支系的代表协商一致，按传统的石牌制形式，饮酒立誓，将共同制定的“大瑶山团结公约”刻碑竖立，信守不渝。

大瑶山共有茶山瑶、坳瑶、花篮瑶、盘瑶、山子瑶5个瑶族支系，他们在语言、社会组织、风俗习惯、服饰等方面各有特点。在初访大瑶山时，费孝通记录了各个支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、生活上的巨大差距及其矛盾冲突。

在5个支系中，茶山瑶、坳瑶、花篮瑶是占有山岭田地的山主瑶，盘瑶、山子瑶则是处处备受压迫的过山瑶。过山瑶不仅要以很高的租金租种山主瑶的土地，而且由于这些旱地非常贫瘠，种了五六年就不能再种了，他们只能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，房屋是用竹子做的简易房屋，最贫困的山子瑶有时连盐都吃不起。

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消除民族隔阂的序幕。费孝通在《四三年后重访大瑶山》中写道，“1954年开始土地改革，没收了地主占有的土地，分给了近2000户无地少地农民，实际上解决了山主瑶和过山瑶矛盾的经济基础。”千百年来在山顶上不断迁移和散居的过山瑶，终于过上了定居生活，他们勤劳吃苦的精神得到充分发挥，日子越过越好。

1978年重访瑶山时，费孝通专门访问了一个

下山定居的过山瑶村屯——六拉大队奋战生产队，并记录了群众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：田地从最初的1.4公顷发展到4公顷，粮食从最初不够吃到后来每年交售国家5000多斤，瑶民们还用起了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、手表等“过去都没有见过的东西”。

走进如今的金秀镇六拉村奋战屯，宽阔的水泥路两边是一排排气派的楼房，村民们除了在外务工外，还种植着杉木、八角和蔬菜、黑老虎果等作物，发展起水产养殖和民俗旅游等多种产业。

81岁的赵兰英仍然记得小时候没米吃的日子，那时候租种山主瑶的地，“收的100斤苞米要交35斤给地主”。下山定居之后，全村人大力开荒种地，种植灵香草、八角等特产。“天没亮就出去干活，天黑才回来”，家家户户盖起了大房子。

现在，赵兰英在村里跟着儿孙安享晚年。“生活好了，和城里一样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《桂行通讯》中曾用很长篇幅讲述瑶族的宗教活动和跳舞传统。5个瑶族支系的文化各具特色，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节庆活动。如今，在政府的帮扶下，阿咕节、岱圣节、杜鹃花节、盘王节、功德节等特色节庆活动全年不断，每年都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游玩。

在费孝通第一次瑶山行的最后一站下古陈村，游客不仅能看到比较完整的传统瑶寨，传承了数千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泥鼓舞，“上山下山下火海”等绝技也会让他们惊奇不已。70岁的盘志明除了参加黄泥鼓舞表演外，还自己制作黄泥鼓、面具等工艺品出售。精细雕琢一个鼓需要八九天时间，一对大鼓2800元，小鼓一对也要1200元，受到不少文化研究者和游客喜爱。

在门头村，古朴气派的寨门、壮观的古杉木群、宽阔的议事坪和各个时期的“石牌”无声地述说着寨子的历史。依山而建的楼房大多建在原有的石头地基上，青砖、雕檐的房屋装饰和炮楼、礼歌堂、功德亭、吊脚谷舍等建筑充满民族特色。当年费孝通工作过的一座庙宇所在地新建了费孝通民族调查旧址，村里还有一个三层的花篮瑶博物馆。在金秀，除了位于县城的瑶族博物馆外，在5个不同瑶族支系聚居的村子里各有一个支系民族博物馆。

走进六巷中心校，费孝通关于民族关系的16字箴言——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布满了教学楼的整面墙壁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金秀这个曾经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贫困发生率已由2015年底的23.93%降至如今的2.496%，群众不愁吃、不愁穿、有稳定收入，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.15%。今年4月30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复金秀县脱贫摘帽。

1978年，时隔43年后重访大瑶山的费孝通用“换了人间”四个字感叹所见之变。“如果说新中国成立30年让大瑶山换了人间”，40多年的改革开放则让大瑶山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迈入了新时代。”在金秀县多个乡镇和部门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的瑶族干部赵莫坤说。

## 另一种“靠山吃山”

“两山夹着一道河，沿着路滚浪不绝地流着，路两旁茂林修竹，真是个世外桃源，加以石山峭壁，群峰耸立，景色之美，平生初见……”在大岭村大麓屯优美的民宿度假区内，六巷乡乡长高如金熟练地向记者背诵着费孝通在《桂行通讯》中对这里的描写。

当年，费孝通从六巷翻过上千米高的山岭来到大麓，4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摔了50多次跤。费孝通笔下的麓麓虽然风景优美，但这个闭塞的小村子“村景萧条”“人口衰落”，唯一的商品是用木

排外运的木材，“一个木排有二三十根木头，瑶人所得不过四五块钱罢了”。

随后的数十年间，木材一直是瑶山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。73岁的相成新还记得，上世纪90年代瑶山地区盛行的“以木换路”，外来老板出资给交通不便的村屯修路，然后把大量的杉木砍伐运出。群众获得了一定收益和出行便利，却也让瑶山的生态受到很大损害。

如今，大瑶山早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告别了依赖砍伐木材的单一老路，不少村屯依靠良好生态、特色民族文化和便利交通走上了旅游发展的新路。

在大岭村，用黄泥墙建的老寨子本已废弃，却被旅游开发公司视为“珍宝”，承包下来改造成高端民宿。当地政府也加大帮扶力度，通村水泥路、桥梁、景区寨门、生态停车场、游客服务中心、购物长廊、旅游公厕、篮球场、戏台等一批旅游基础设施相继建成。

人气旺了，群众的收入来源也多了起来。公司入村开发到现在，全村有90多人在景区打工，村里还建成了两家农家乐、三家客栈，另有7家在建。“早禾”米20元一斤，野生香菇300元一斤，木耳25元一斤……土特产也都跟着身价倍涨。2018年12月，大岭村景区荣获“自治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”称号，旅游收入达300多万元。

近年来，金秀县通过打造“百里瑶寨风情画廊”乡村旅游带，发挥瑶族民俗文化和乡村生态景观资源优势，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，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。

对于大瑶山的发展，费孝通进行过深入调查和思考。1978年第二次到金秀时，他就感叹大瑶山是个“聚宝盆”，“有多少文章可以写得出来！”

当“以粮为纲”的风潮蔓延到大瑶山时，造成了严重的林木破坏、水土流失。费孝通在《四上瑶山》中写道，“原来是郁郁葱葱茂盛的林场，现在已成了一片一年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的半荒芜的所谓旱田”，“附近七县农田所依靠的水渠干涸，农林两败”。

费孝通坚决反对这种“抹煞民族山区的特点”的做法，提出“大瑶山山区砍伐森林来种庄稼”是“破坏生态平衡，得不偿失”。并以瑶山香草的例子说明“高山老林里不缺乏直钱的土产，可以大大发展经济作物”。费孝通认为，“靠山吃山”也许是山居民族更广阔的出路。

如今，大瑶山孕育出的值钱“宝贝”越来越多。通过打造“柑橘、茶叶、杉木、竹笋、生态鸡、中药材、油茶”的“5+2”特色产业，金秀县形成了山内乡镇发展“茶叶+”和“中草药+”为主、山外乡镇发展“水果+”为主的产业模式，实现“山外人均1亩果，山内人均1亩茶”。

1982年，费孝通再访大瑶山时，欣喜地看到当地流行着致富和科学两股热潮。如今，新的理念和科技也给“靠山吃山”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。

金秀镇六段村六段瑶寨是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寨子，500米长的青石板老街两旁，是两排连在一起的瑶族特色房屋。在这条短短的山区老街上，竟有5家公司。

80后的瑶族青年苏紫繁经常要一人“分饰”几个角色：身着民族服饰的他，一会儿是导游，带着旅行团行走在老街上，一会儿是店老板，在老街的店铺里推销自己收购的各种土货，一会儿是饭庄的老板，安排着游客们享用瑶山特色餐饮。